

[美] 莱斯利·沃勒 / 著
肖群宇 / 译

Black Popular Novel 西方黑色流行小说

【黑手党之战】

黑手党题材的小说从《教父》到这部《黑手党之战》
一直畅销不衰。

本书选择在美国发展经营多年的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
家族为对象，以黑手党里奇家族内部的斗争为经线，以里
奇家族与东方的申氏犯罪集团的斗争为纬线，在惊心动魄
的腥风血雨中勾勒出一幅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图景……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 黑 手 党 之 战
作 者 [美国] 莱斯利·沃勒
译 者 肖群宁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红星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44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7—80647—078—6 / I · 57
定 价 16.00 元

世纪末的抉择：为谁而战

——代序

黑手党题材的小说一向是流行小说的重镇，从《教父》到这部莱斯利·沃勒的《黑手党之战》，一直畅销不衰。究其原因，黑手党题材的小说发展到今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描写黑手党家族之间或其内部的仇杀，而意在通过对社会阴暗面的描写，反思社会人生。与《教父》相似，沃勒也选择在美国发展经营多年的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家族为描写对象，以这个黑手党家族——里奇家族内部的斗争为经线，以里奇家族与东方的申氏犯罪集团的斗争为纬线，通过各种错综复杂、悬念迭出的彼此争斗和残酷厮杀，在惊心动魄的腥风血雨中勾勒出一幅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图景。

里奇家族的主要经营者和管理人是浑名“教授”的查理·理查兹。他将家族的事业一步步从有组织犯罪转为正当经营。在他的辛勤工作下，里奇兰集团的业务范围由原来的食品制造扩展到工业、金融等各个领域，并逐渐脱离了原来所从事的罪恶勾当。然而，查理一直对家族的犯罪行为心存芥蒂。上大学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姓名改为标准的英国式姓名；选择伴侣时，他没有遵循传统，与意大利裔的人结婚，而是娶了位清教徒出身的太太；而当妻子有外遇后，他没有用意大利式的仇杀来结束婚姻，而是选择了在黑手党教徒看来不可思议的方式——离婚；在经营管理上，他极力主张摆脱犯罪组织，而将一切事业纳入正轨。他的这些举止自然和从事杀人越货、贩毒走私的家族其他成员格格不入，所以被他戏称为“教授”。这个称呼表面看起来是对查理学识的尊敬，实则是对他的不满和嘲弄。

小说的开头，查理在他的红颜知己佳尼特的影响与支持下，终于决心与家族决裂，要将家族的大部分事情都转交给家族的首领齐奥·伊塔洛去做，自己则脱离家族，独自从事金融业和环境保护工作。查理的决定在家族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的对头，标准的黑手党教徒温切讽刺并挖苦他；与他关系亲密的斯蒂菲则对他婉言相劝，要他以家族利益为重；而气急败坏的党魁伊塔洛以一起车祸来警告查理，不许他自行其是。就在里奇家族内部矛盾重重之时，久已觊觎里奇家族势力范围的东方申氏家族又暗地派人行刺伊塔洛和查理。故事就在里奇家族的内外忧患中展开，一个个人物也各自粉墨登场。

里奇家族的首领齐奥·伊塔洛是个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的老黑手党。他是查理的亲叔叔，也是里奇家族老一辈里唯一的幸存者。他用铁腕统治控制着整个家族和家族的势力范围，从事着各种罪恶勾当，为了达到目标不惜任何代价。伊塔洛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权利，绝对的权利，所以，当查理要求分家，触犯了他作为家长的权利时，他就禁不住老羞成怒。不仅和查理恶言争执，而且不惜通过制造车祸并杀死查理的司机来警告查

理不要轻举妄动。可查理不为所动，执意要摆脱家族及他们的罪恶勾当，伊塔洛便决定大开杀戒，将查理的情人，支持和鼓励他的佳尼特炸成重伤。最后，当他发现自己大势已去时，不惜以金钱和地位拉拢引诱侄孙辈的年轻人来与查理对抗，力图维护这个黑手党家族的罪恶传统。利欲熏心的伊塔洛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命运的惩罚，死在申氏家族雇用的杀手的枪下。

爱普里尔·佳尼特是查理的情人，也是促使查理下定决心与家族脱离关系的关键人物。她有一半印第安人血统，是位环境科学博士，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加入里奇兰集团是为了更好地从事保护环境的事业。她让查理认识到里奇家族的钱来之不义，更让查理意识到自己在大量攫取金钱时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鼓励他将精力和财力投入到环境保护的事业中去。佳尼特漂亮，睿智，性格坚强，被伊塔洛派的杀手炸成重伤后也决不退缩，反而更加坚定地支持查理，与伊塔洛斗智斗勇。在取得胜利后，她又成功地帮助查理入选基金董事会，充分体现出当代知识女性的果敢与智慧。

与查理和佳尼特一贯的坚定不同，另一人物，巴茨·埃勒医生则在这场大战中走了一段歧途。巴茨原本是一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家庭和美，事业有成。一次，他偶然与自己的病人，温切的妻子勒诺有了私情，珠胎暗结，从而使一直盼子心切的温切欣喜若狂，送他免费去赌场玩乐。不料，巴茨从此就赌上了瘾，不仅抛妻弃子，而且不得不为虎作伥，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温切开发出一种新的强效毒品 MegaMAO，使里奇家族赚取了大量的昧心钱。不过，他毕竟良心未泯，在妻子的鼓励下，他重新振作起来，冒着生命危险取得了温切违法的证据，最终将温切送进了监狱。

书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作恶多端，放荡成性，最终命丧枪口的温切；表面懦弱，内心坚强的勒诺；善良和蔼，处变不惊的斯蒂菲；精明干练，一心帮着父亲查理的温菲尔德；宽容大度，敏锐犀利的爱琳；开朗活泼，无拘无束的本妮；威风八面，狡诈机智的申劳；初出茅庐，冲劲十足的尼基；放荡形骸，荒淫无耻的拉斯莫；以及一对外貌酷似，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凯文和凯里。在这场血腥的黑手党之战中，他们有的站在查理一边，要与黑手党决一死战；有些却逐渐深陷泥潭，为自己罪恶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各自选择不同，也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选择与黑手党斗争的，最终都取得了胜利，而那些为了权利而犯罪的人，却都没有好下场。在这里，选择为谁而战，不仅决定了你的立场，也决定了你的生死存亡。同时，沃勒也透露出他个人对于下个世纪社会发展趋势的看法。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中，不少人为名利所诱，放弃自己的立场、信仰，就像巴茨医生经历过的那样。而沃勒则告诉我们，那样的路是条死胡同，曾经不可一世的伊塔洛、申劳、温切，到头来还不是一样死在他们用来杀人的枪口下？而选择打击犯罪，与罪恶做斗争，为人类和平的未来而战的人，如佳尼特，虽然会受到暂时的挫折，但他们代表着人类最终的方向。

书中还暴露出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些阴暗面，如伊塔洛藏有一张磁盘，里面记录着上层人物各种见不得人的丑事，到关键时刻，他就以此来威胁他们为里奇家族服务。毒品问题也是作品反映得较深刻的社会问题。黑手党为了巨额利润大肆产毒、贩毒，甚至用高科技来制毒，毒害民众，还彼此争夺市场，殃及无辜孩童。读完不禁让人掩卷感叹不

已。

二十世纪在一连串的奇迹与不安中演出了它的尾声：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两大集团长期对立的局面，但海湾地区却总是战争阴云密布；克隆羊的出现让人类又惊又喜，而如何治愈艾滋病还是医学界的难题；全球经济在稳步发展，但地区和国家间的不平衡越来越明显。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我们所生存的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大批的雨林被砍伐，空气污染日趋严重，水资源紧缺。世纪末的人们在《泰坦尼克号》的歌声和满街各种的末日预言中心情复杂地走向新世纪。而莱斯利·沃勒则用这部《黑手党之战》为我们献上了一幅杰出的世纪末众生像，让我们思索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刻，究竟何去何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何宁

第一章

恐惧终于来临。星期六。

查理知道，完美的世界里是没有恐惧的。他的生活一直一帆风顺，真正的恐惧在他面前从来都显得奴颜媚骨。恐惧只会光顾那些在命运面前畏缩不前而又毫无庇荫之人。然而即便他的特权地位是那么根深蒂固，轮到他面对黑色星期六的时候，也变得不知所措，束手无策了。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六月的早晨，从华尔街上一百多层的世界贸易中心的两个塔楼上，可以看到从拉瓜迪亚机场和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的飞机。邻近还有一幢高耸入云的建筑——里奇兰大厦，它比世界贸易中心还高出三十层。从这里只有一个人向外眺望，那就是查理·理查兹。今天，他感到往哪儿都能看……

恐惧怎么会降临到这儿呢？这里可是世界之巅。这么多年来，他勤奋努力，为的就是能独自站在这里。他有今天，家族的特权发挥过作用，这个家族为了权势无所不为。他现在的美满生活固然与他的家族有关，但查理认为自己目前的地位主要还是靠的是自我奋斗。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学究式人物，成功通常属于那些爱出风头的美国骄子们，但他却成了最高成就的化身。

这位“山大王”就这么孤芳自赏地开始了这一天。此时他已经刮完了脸，穿好了衣服。这里唯一让他不顺心的是这套豪华公寓（也可以称作办公室）。这让所有人都眼红的豪华公寓，对他来说，寒飕飕、阴森森的，真有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这儿本不是居家公寓，而只算个高高在上的城堡，但自从他与妻子分居后，就将这儿当成了家。

他对着镜子审视了一番自己的衣着打扮。楼下远处，一辆警车呜呜地开过。他已经太习惯于他的情人阿普里尔·佳尼特帮他打扮，她总喜欢抚弄他的深棕色鬈发，而他此刻还站在镜子面前，仿佛仍习惯地等待着她的抚摸。

是佳尼特让他找到了全新的自我，对查理来说，这不亚于摆脱自己的家族，这样的前景真是让人目眩。昨晚他已经向摆脱家族的枷锁迈出了第一步。

不过这只是临时举措，现在他仍属于这个家族。这不，今天上午他得去康涅狄格州，中午回到里奇兰大厦参加婚礼招待会。他很想邀请佳尼特，但就在昨晚，她又成了他和齐奥·伊塔洛争论的焦点。

当查理在齐奥·伊塔洛面前谈及他这些新想法时，齐奥最温和的反应便是“这些肮脏的点子一定是她灌输给你的吧”。老家伙的话到现在还让他难受。

没关系。有朝一日他会向他摊牌的，到那时候，齐奥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悄然进行的。对查理来说，只要有勇气，他就能坚持下去，只要有一种狂热的追求，

他就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种脱离里奇家族、没有束缚的生活。

当然，与他们的血缘关系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查理·理查兹闷闷不乐地叹了口气。渴望自由已经在他的五脏六腑中扎了根。这粒自由的种子是佳尼特植下的，但还未在他的胆量中生根，他已太习惯于这种养尊处优的日子，对此一时还不愿割爱。

今天，是星期六，是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会会见杰特技术跨国公司（J-TI）董事会的唯一时间。最近，公司谋得了一份国防部的导弹改装合同。谣传这份合同的数目不大，只有11亿美元，但全新伦敦城都能嗅出合同远不止这个数字。

作为杰特跨国技术公司的财务主管，他得像参议员一样到场，向他要贷款。报界将他的名字误写成里奇兰，这个错误可以原谅，因为里奇兰控股公司是杰特公司最大的股东。

他乘快速电梯来到里奇兰大厦的地下车库。他的司机皮诺驾驶着凯迪拉克牌豪华加长轿车缓缓穿过人烟稀少的金融区，来到了科恩提斯码头。皮诺和查理年龄相仿，不到五十岁，是查理的远房堂弟。南大街上的小公园里阳光灿烂，倒显得翠绿色的树木有些暗淡。他们穿过南大街，向直升机场驶去，查理从车窗可以看到韦尔特奥小型飞机的螺旋桨在旋转着。

突然，一辆尼桑牌小型货车以时速至少六十英里的速度迎面向他们疾驶而来，货车撞进了轿车的驾驶室，离查理的头部左侧相距只有一码。豪华轿车猛地歪向一边。

玻璃碎片如浪花一样四处溅散。强烈的惯性使查理受到了剧烈的震荡。他看到调头逃跑的尼桑车车头护有工字钢，肇事者向南飞速而去，车尾被震裂的散热器喷出一股清烟。

“皮诺！你没事吧？”

皮诺一声不吭。他浑身尽是钢化玻璃片，脖子上鲜血如注，这是里奇家族的血。

查理眼前一阵发黑，昏了过去。这种感觉非常奇特，也可以说是很愉快。他虽然双目紧闭，但仍然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救护车呼啸着向出事现场驶来。救护人员将皮诺固定在担架上，推到车上，救护车又吼叫而去。查理很不情愿的睁开眼睛，他仍在回味着失去知觉的那种自由的感受，不愿回到现实中来。

不知是谁塞给他一纸杯咖啡。一阵难以言状的兴奋的战栗使他的手抖着，杯中的咖啡都起了涟漪。他抿了一口，想了想，又抿了一口。

肇事者看来只是想警告查理·理查兹，而并不想除掉他，否则，车里的人完全有机会向他射击，而且事故发生在远离他那“鹰巢”的地方。

几年来，自从他盖起里奇兰大厦并占据了大厦的顶层，查理就一直生活在等级分明的圈子里边。在他的下面是那些为生存而挣扎的小人物；在上面，则是生活的主宰者。

甚至此时，受惊后神志迷乱的查理仍在为自己的地位沾沾自喜。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里奇兰控股公司是他们最大的客户。他们坚持派一名护士检查他的伤势。“凯迪拉克，”她说道，“是真正的超级名牌车。”她抚摸着他的手，向他深深一笑，这笑容似乎告诉他，“你让我做什么都能成。”

查理思绪一片混乱。他想到了皮诺，想到了那辆尼桑小型货车，想到了再有一码的距离，他将一命呜呼。他们的意图很清楚：你可以安然躲在一百三十层的摩天大楼里，理查兹，但到了地面上，你就只是一具僵尸。他们受雇于谁？这人让他们做什么？得让这个混蛋瞧瞧，他尽可以在他自己的“巢穴”里过日子，但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送他上西天。

查理给他的小堂亲凯里·里奇打了个电话，要他保证有人在照顾皮诺，并让他派人查询那辆肇事逃跑的小型货车。

“如果那辆尼桑是从布鲁克林炮台隧道走的话，”凯里若有所思地说，“现在他们恐怕已经把车拆了，此刻正在改装呢。”

在新伦敦，查理在许多应酬酒会上总是魂不守舍。他不断地问自己，他们制造车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尽管如此，他仍没有丝毫的恐惧感，倒是开始感到愤怒了。是谁觉得他的事业太大了？还是有人想提醒他所有的人都是长满蛆虫的臭肉，他也不例外？难道车祸才是他们理智的联络手段？难道他将来就生活在这些人当中？

在返程的直升机上，他总算从这场虚惊中缓过神来。尽管韦尔特奥小型直升机引擎声轰鸣，但并不影响他打个小盹。也许昨晚挨了齐奥·伊塔洛的奚落，今天上午又碰上车祸，使他不能不想起他叔叔。

他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梦了。他和叔叔坐在餐桌旁边，伊塔洛用餐巾拍打着面前面的盘子，雪白的餐巾变成了血红色，就如面条浸泡在贝夏梅尔调味酱汁中一样。梦幻中，警笛在呻吟着。齐奥露出锋利的牙齿，脸上堆着他特有的几近破碎的笑容。“教授，喝吧！吃吧！”他用沙哑而低沉的声音说。查理发现，这种半生不熟的“卤面”居然是大街上人们称之为“本斯”的一百元钞票，因为那上面印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头像。“喝吧！吃吧！”他又说了一遍，像牧师为了耶稣基督敬贡圣餐一样。这“钞票”尝起来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儿。查理开始作呕，接着张口吐出了咬碎了的“本斯”来。

查理是天才，是学者，是他使得他们的资金流转合法化，但他这一辈子都在被迫吃着这种饭。他是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他的经营手段使里奇兰控股公司一跃成为全美十大集团公司之一。那正是伊塔洛戏称他为教授的时候。

然而，他所爱的女人的一个问题使得这所有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佳尼特温柔而坚定地问他：“你想怎么度过这一生？是帮助齐奥·伊塔洛掠夺这个世界，还是用你的那一套瞒天过海的手段为他洗钱？”她的言下之意是：哪个傻瓜拥有这么多资金都能干出那番事业来。这使得认为查理是天才的所有人都大错特错：教授的雅号更显得他只不过是那个徒有外表的冒牌货。他在别人面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人。

噩梦初醒，查理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屈辱。他开始大彻大悟了，他为自己对齐奥·伊塔洛奴颜婢膝的行为感到震惊。查理感到羞愧，如此简单的一面镜子竟能彻底地反映出他卑贱生活的丑陋本质。

查理高高地站在里奇兰大厦的塔楼里，又一次想起了这个梦。他明白，昨晚他在他叔叔面前表现得太文雅，也太礼貌了。他应该将他的计划拿到桌面上：“接受不接受，随你的便，反正我决心已定。”

他给皮诺所在的医院打了个电话。他呼吸有些急促，在一百三十层高的大楼上，大气层似乎稀薄得有些缺氧，也许是曼哈顿的上空空气污染太严重了，甚至现在，两辆警车鸣叫着交叉而过，听起来也像两条发生不和的丧家之犬一样。

“皮诺，”他不断地重复着，“皮诺·里奇。是今天上午送来的。”

他气喘吁吁地给凯里打电话，然后想起凯里去圣帕特教堂参加婚礼。查理开始给佳尼特打电话。他意识到他内心深处的骚动有个名字。楼下又响起了警笛，像荡妇的淫叫。他感到五脏六腑都在翻腾。

这就叫做恐惧。他不能让佳尼特分忧。

他紧紧抓住电话，手开始颤抖。不是早晨那种受惊后的哆嗦，而是幅度很大的抖动，搁电话时甚至发出响声。他本人从未感受过恐惧，只看到过别人恐惧时的模样。当有人在一码之遥要杀你的时候，当有人想警告你，而你却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你就能体验到什么是恐惧了。

真正的警告总是直截了当，你会听到这么一句：“别再自讨苦吃。”但是，以恐吓为目的的进攻总是分为两部，先是你受恐惧的煎熬，然后才是最后通牒。

婚礼招待会计划中午在这儿举行。此前，由福莱红衣主教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持婚礼弥撒，然后由劳莱斯、戴姆勒和卡迪拉克组成的豪华车队从教堂出发向南迂行五十个街区，穿过周六寂静的街道。

查理只有几分钟时间换衣服。但首先他得不让自己的手发抖。他有必要将车祸的事告诉齐奥，只有他心里明白其中的奥秘，想到这里，他感到自己真是没用。

就在昨晚，他们还讨论查理的初步构想，查理认为应该将合法的里奇兰金融业务与其他企业分割开来经营。难道这个想法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吗？什么样的人会把利益和权力看得如此之重，竟然视死亡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查理目不转睛往哈德逊河的西岸看去。透过清新的空气，他可以看到六十英里之外拉玛坡山脉和凯茨基尔山脉冷峻崎岖的山峰，它们使他想起了齐奥·伊塔洛无情的嘴脸。

他将如何向佳尼特解释这个家族邪恶的一面？在这儿，血统除了代表将要流的鲜血外什么也不是。佳尼特一心要帮助查理，查理也决心要帮助她。

查理在脑海中描绘了一下他的叔叔。他在格林威治村的多米尼克大街上有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圣真纳罗社交俱乐部。这儿，齐奥·伊塔洛没有豪华轿车，这儿也没有警笛声。只有三名保镖和一辆很旧的老式布维克牌轿车，在前面几码处，一辆护卫车为他们开道。他是一个老牌的黑手党头目，没有报道他的头版头条新闻，也没有奢侈的随从人员。但只要看一眼那双黑色的眼睛，你就能明白，他是一个生活非常严肃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他了解肇事逃跑事件的内幕，也只有他才能对那种血淋淋的场面有所预测。

要想获得这位权威人物对事态的分析，查理知道自己还得吞咽齐奥·伊塔洛赐给他的浸着血的“本斯”，反正他已经咽了二十年。他得继续为他掠夺世界，为他积累财富。这样的生活不是挺悠闲的吗？他还能享受家族的特权，喏，多好的前途！

查理的头顶上，一架莱恩克斯小型直升机环绕着里奇兰大厦轻捷地来回飞掠着。查

理能看见飞机里的两个人。一定是雇来的帮手。担当警戒的工作应该让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来做，但所有的亲戚都去婚礼招待会上作客了。

换完衣服后，查理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他还不到五十，看上去就像三十来岁的人，仍然是一头浓发，个子细长。他不需要带眼镜，所以讨厌别人叫他谑名“教授”。他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头金发，这副标准的盎格鲁-萨克森长相与他的教名卡卡罗·安东尼奥·里奇从来也不般配。

然而，一千年前，诺曼人去征服英国时，一路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留下了许多蓝眼睛的混血小孩。查理的两个女儿也是这副相貌。理查兹这个姓是他在哈佛念书时自己取的，毫无疑问，这与他那“诺曼人”的相貌也更相配。欺骗，不是吗？可是，里奇兰控股公司本身也是欺骗。

“欺骗不是罪恶。”当查理的侄子凯里启动里奇兰管理人员培训计划时，查理曾向他解释过这句话的含义。“每个投资人都应该让自己了解这一点。这是第一法则。见鬼，也是唯一法则。”

“查理大叔，”凯里打断了他的话，“这不只是一条法则。它是资本主义的信仰。”

可是，见鬼，欺骗是罪恶。佳尼特说得对：如果你使里奇家族的非法资金流动起来，哪个傻瓜不能缔造一个强大的帝国？

查理设想与家族分道扬镳的情景。到那时候，他将证明他真正与齐奥的资金分割开来是多么的明智。他可以将大量的资金投入佳尼特所从事的环保工作中。他第一次不再索取；而过去，他却总是从别人那里索取。他将第一次为这个世界作点儿贡献。

去贡献他为自己人所窃取的财富？家族上下都会认为这不可思议。他们看来是“可思议”的东西才真正十分可笑。查理的妻子是个交际花，一直让他戴绿帽子。当他和她分居时，家族认为一起残暴的西西里式的谋杀是可以理解的，而好聚好散的分手却是不可思议的。

莱恩克斯直升机在一股暖流中上下摆动着，它再次引起了查理的注意。它挥舞着短剑一样的螺旋桨，像一只蜂鸟在曼哈顿上空的上升气流中上下跳跃、颠簸。这对婚礼是巨大的噪音骚扰。

查理上身是灰色的高领晨服，下身是条纹西裤，这一身很令人瞩目。他阔步走过摆满午餐的长桌和四个酒柜，来到了一间宽敞的房间里。一会儿客人们就要到了，但在这儿他们看不到他。

这里很凉快。查理在阴暗中慢慢地看到了计算机终端设备和信息储存柜。他打开双向接受器，“大厦呼叫莱恩克斯直升机，取消直升机巡逻。你们听到没有？”

透过三层玻璃窗，查理看到直升机侧身向西飞去。“是，先生。取消飞行巡逻。”

查理关掉接受器，突然听到身后的关门声。他迅速转过身去，看到了伊塔洛叔叔那深橄榄绿色的眼睛。伊塔洛是他父亲的兄弟，里奇家原来有四个儿子，他是唯一没有成家的，因为他已经僭取了家族的领导权。

伊塔洛比他的侄子矮一头，狭长的脸上嵌着一对深眼窝，他剃着光头，活像一个具有特殊审美品味的中世纪修道院院长，让人感到深不可测。一身晨服和白色的领带并没

有驱除伊塔洛身上的古风。

“取消直升机巡逻？你的脑袋需要好好洗洗。”

查理差点儿发作，就差说出过激的话来。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它看上去随时都像要毁灭。”

老头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似乎断言耶稣的肉体会变成葡萄酒和饼，“我不希望这样。”

“新娘也不愿这样。”查理盯着他看了看，觉得开个玩笑会使气氛轻松一下。“现在我看清楚你了，好像在主持西班牙宗教法庭。飞机坠毁要处以什么酷刑？”

伊塔洛的笑声像是玻璃打碎了。“处以火刑。”他也开了一个玩笑。透过三层玻璃窗，可以看到新泽西崎岖的山峰上空乌云开始聚积。“瞧这景色，查理。多么壮观！”

他身上总有一种令人畏惧的震撼力，哪怕没有昨晚的争吵。他们一身世纪之交时期的装束，默默地在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发出的细微声响中站着。现在曼哈顿是中午，而伦敦和巴塞尔是傍晚，悉尼为早晨，在新加坡和香港为凌晨。全球各个地区分布着 200 多个里奇兰证券公司的办事处，它们随时会咨询这儿的总数数据库。

双向接受器的指示灯在闪烁，查理手持话筒：“这里是大厦指挥台。”

“我们是楼下警卫，客人们将陆续到达。”查理陪他叔叔走出机房，随手关上门。

“香槟，”他对酒保说。酒保给他们斟满两只笛形高脚杯。查理举起酒杯。“齐奥”，他一本正经地说，“一旦您想通了，就会明白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按照我昨晚对您所说的那样去发展。您也许不愿意这样。但您很明智，会改变看法。”

伊塔洛眨了眨那双黑色的眼睛。他举起酒杯，“干杯！”

恐惧似乎已经消失。查理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空气是甘甜的。这位诺曼十字军战士正在通向圣土的途中，他已经乞求过他僧侣模样的叔叔的保佑，尽管他喜欢将自己的异己分子送上火刑架。齐奥还未对他承诺过那种保佑，但也没有因出于报复而降罪于他。

也许齐奥也有他的烦恼和恐惧。一个人如果总是陪伴着暴力、敲诈和死亡过日子，那么他就有可能处在四面楚歌的危险之中。

一名男佣在他们身后小心地咳嗽了一声。他递给齐奥一部无线电话。“什么？”伊塔洛在听着，脸上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眉头皱成一团，像刀尖一样。“太糟糕了。那么还有一位呢？”他点点头，“马上赶来。”他将电话递给了招待。伊塔洛朝查理的脸上先是觑了两眼，然后盯着查理的眼睛。他做出一副悲伤的样子，说：“皮诺在途中死了。”

两人深深地注视着对方，好像在与死者做最后的告别。他们中间似乎在传递着超感信息，这种信息不总是存在，有点叫人琢磨不透。是谁呢？查理暗自问自己。难道是谁想要警告他升得太快了？

是权力，这种权力全然无视那些活着的人们，这是齐奥的答案。查理感到心中一阵怒火在燃烧，这股怒气来自他面前的这位叔叔，他的盟友，他的同谋。难道他会为了修理自己的亲侄儿雇人制造车祸？

“那么还有一位呢？”查理知道他说漏嘴了。在齐奥·伊塔洛面前谁也不敢这么放肆。管他呢！一不做二不休，查理又重复了伊塔洛问的那句话。

“教授，什么还有一位？”齐奥问道。他举起手中的香槟。查理也举起了杯子。

一颗子弹不知从什么地方射了过来，几乎不带什么响动，最多不过是隐形眼镜片掉在地毯上那么大声。两人的酒杯被击中，玻璃片和香槟酒四面飞溅。

“趴下！”

子弹射入阳台上支撑遮阳篷的钢柱，那笔直的柱子像被砸碎的膝盖一下子弯曲了好几度。“趴下，齐奥，快趴下！”

查理和老头儿趴在了地上。小型莱恩克斯直升机歪着机身，猛然下降高度，很快消失了。“我的天那，查理！”

查理把齐奥从洒满香槟的地上扶了起来。这儿空气稀薄，让人喘不过气来。客人已经陆续到达。楼下两辆警车鸣着警笛。恐惧又回来了。他将老头儿的衣服弄干，送他到客人那儿去。

好险的一幕，差点儿酿成悲剧，不过喜剧又开始了。两个男人站在一起，紧紧握住彼此的手，使劲儿摇着，捶对方的肩膀。他们拥抱，亲吻，倾诉叔侄之情。

查理瞧瞧自己，打扮得像个海豹，在为一点儿发臭的小鱼表演。这些无知之輩能看穿他吗？天才吗？只不过又是一个浑噩无知的笨蛋，他曾骗得大家都相信运气全靠技巧。一只身穿价值上千美元礼服的海豹，拍打着双鳍，在那些摆阔的假阔老面前玩着“上帝保佑美国”的游戏。

查理第一次在接触别人时有这种几乎要呕吐的感觉。他羞耻得浑身哆嗦，呼吸困难。他隐约闻到做表演的海豹的气味。但他得迎合这些杀人犯，这些敲诈分子，这些骗子，这些社会的叛逆，这些……这些亲戚。

他又一次听到警笛的呻吟和嚎叫。有时候，纽约也是这样。他装出一副笑脸，教人加强楼下的防卫。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了，不是吗？上午，是他自己的亲叔叔给他捎信儿。是给他的！皮诺的死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下午，又有人给他的叔叔捎信儿。是谁干的，无关紧要。他在颤抖。

有时候，纽约城里的警笛从来都不会停。

远处，新泽西的上空，一堆铅灰色的雷雨云团越来越近，天色越来越暗。查理不寒而栗，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乌云似乎向西方向迅速移动，就像他刚才差点儿送了命那么突然，暴风也很快会遮住太阳。

第二章

这不是豪华车，而是纽约一辆破旧的切克尔普通出租车，是本妮·理查兹在拉瓜迪亞机场的跑道的尽头叫的，这儿的航班都来自波士顿。

尼基·雷福赖特背着本妮和自己的行李。他们是年初在学校认识的，并成了恋人，但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不过现在他们打算公开这段恋情。他们得在拉瓜迪亞机场和里奇兰大厦之间的某个地方换上正式服装。

尼基身高不到六英尺，但对于一个欧亚混血儿来说，他算是高的。本妮和他差不多高。她的个头是从父亲查理和她身材修长、风度高雅的母亲米西那儿继承来的。在她家里，还有一位比她更高的姐姐温菲尔德，她超过六英尺，真是令人惊叹！

“司机，”尼基带着法国口音叫道，“请你将后视镜拨一下，我们需要点儿隐私。”他是在英国念书的，所以口音有些混杂。

“好的，没问题。”司机嘟哝了一声。

尼基脱掉衣服，只剩一条三角裤，他手忙脚乱地脱下网球袜，换上漆革轻便鞋和与此般配的暗灰色礼服袜。这么近的距离，也许还有其它因素，本妮发现她很难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在她眼里，他是个十足的法国男子。

本妮今年十八岁，还没见过多少法国男子，但她见过尼基的母亲尼科尔，她和尼基一样，也有象牙一样洁白的皮肤和宽宽的肩膀，双臂和手指修长，腰细，小腿匀称而长。

从尼基微黑的肤色和一双黑眼睛可以看出，他的父亲显然是个亚洲人，但他们从未提起过他，哪怕是间接地称呼。尼基很可能是私生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父亲富有得令人难以置信。

本妮脱掉她的田径服，慢慢地躺在破烂的皮革椅上，出租车的后座紧得恰到好处，使她的每个动作都能刺激他的性欲。她抚摸着乳房，说：“我们做爱，好吗？”

为了刺激他的欲望，她迅速张开双腿，摆出形体姿势，她的身上只剩下一条脱衣舞女用的粉红色三角裤。

“别这样。”尼基低声说道。他仍在笨拙地穿着裤子。

他全身散发出一种昂贵的香皂味儿。本妮知道，打从昨晚和今天早晨她就闻到了这种性的气味。能将这种婚姻的气味带到婚礼招待会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窗外，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呼啸而过。她朝窗外看了一眼，长岛高速公路上，拥挤的车辆像一条长龙向曼哈顿方向飞速行使。车忽然减速，使本妮与窗外的货车司机打了个照面。货车的车身高，出租车里的西洋景他尽收眼底。他为自己捡了个便宜高声欢呼，馋得直舔嘴唇。

本妮歪过身去，将厄基的裤子拱到膝盖，把他三角裤也拉了下来。

“看在基督的分上，邦。”

“给那个司机看看，他们都是同性恋者。”

尼基咧嘴笑了笑，又将裤子拉了起来。“你能不能斯文点儿？”尼基恳求道，“他们不会让我们这样通过市中心的隧道的。”

“他们会有的，”司机接过话茬，“我会告诉他们你们是信奉裸体主义的。”

“他是我的未婚夫。”本妮郑重其事地说。

司机坚定地摇摇头。“我还是觉得说你们是裸体主义者为好。”

法林顿·安斯巴什·雷德是里奇兰证券公司的副总裁，他以公司的名义租了这辆戴姆勒豪华车。安迪既不姓里奇也不姓理查兹，但他显然得参加婚礼，最起码他得护送他老板的妻子米西和他的大女儿温菲尔德。

他坐在活动座椅上，面对着她们亲切地笑着。他几乎无所不谈，从真正的同志情谊，高智商遗传基因，一直到牙齿的保护。他的笑容似乎在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甚至可能看的是一个牙科大夫。

“你们看上去，”他对米西说。“像一对姊妹。”

这句言过其实的奉承在她们中一时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温菲尔德露出洁白的牙齿报以一笑，干巴巴地说了一句：“我是姐姐。”

各行各业都有其真实和虚伪的一面，但是没有哪一行能像投资业，商业银行业，和风险资本业务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而里奇兰证券公司作为里奇兰控股公司的一部分正是从事这些业务。像安迪·雷德这样有着无可挑剔的社会关系的人，总能在金融行业谋得好位置。虽说即使有再好的股市行情，安迪也不知道做空可兑换债券——这一点他永远学不会——但他有自己的特长。在社会地位差不多的社交圈里，人们彼此间相处还算容易，但与像查理·理查兹这样的精明的陌生人打交道却很难；尽管他长着一副英国新教徒后裔的脸，但谁也不会忘记他与全美主要的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有牵连。

因此，对查理来说，使用像安迪这样四肢发达的人作掩护再好不过了。虽说当他得知安迪也与米西有暧昧关系时，西西里人天生嫉妒的火焰在他的血液中燃烧，但在全家，除了温菲尔德外，他是最有自我控制能力的。

自从和米西分手后，他是今年才认识佳尼特的。但是如果认识她那会儿他并非是一个人过日子，他也会因渴慕她而死的。

要想永远摆脱米西得付出很大代价。她在波士顿的律师没有提及过列支敦士顿的神秘的企业所有权的转让，也没有提过离婚。米西只要求付给她一笔天文数字的赡养费。根据纽约州的法律，这种分手为今后无责任离婚铺平了道路，但列支敦士顿的事情还没有眉目。查理所要求的是让人陪着米西，不让她过问列支敦士顿事件。光凭这一点，安迪·雷德拿现在的薪水也是当之无愧的。

他吸毒多年，是个可卡因瘾君子，这也是他为什么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他也使米西染上了一种毒品，这种毒品不仅让人感到无限的快感，而且能使人颠倒是非，好坏不分。

毒品将他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车穿过十四街的时候，安迪冲着她一个劲儿笑。戴姆勒牌车在横穿格林威治村向南边的百老汇驶去。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乌云从西方压了过来。

“天公不作美，”温菲尔德哼了一句。

她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正在等待律师资格考试结果。这段时间，这位身材修长，年轻标致的女人在一家主张女权主义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很清楚她母亲与安迪·雷德之间的暧昧关系，但从干涉。

温菲尔德是个循规蹈矩的女人。在她眼里，她母亲和妹妹本妮都过分依恋和男人的关系。本妮才十八岁，情有可原；她母亲已经四十五岁了，只能算一个精神濒于崩溃的人。

尽管车里两位女人都用了香水，但满车尽是安迪刮脸用的润肤液的味道，是一股干草和香子兰腐烂后的恶臭味儿。温菲尔德上下打量了她母亲和安迪，看看他们的服饰打扮是否有修整的必要，但是，她想，这二位是属于那种一旦穿戴打扮后总能使头发保持一丝不乱的那类人。她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种族特征，本妮也有这种特征，可她没有。我更像那种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地中海人，她心里想道。

快到曼哈顿岛的尽头，车在离炮台公园不远的地方停住，然后向有急转弯上了通往里奇大厦的赛达街。甚至还隔着一个街区的距离，温菲尔德就看到了前面大街上塞满了豪华车。

“前面出什么事啦？”米西带着新英格兰口音问道，新英格兰口音是辅音很脆，元音几乎是英国味儿。

“他们似乎在盘问来往车辆。”温菲尔德说。

“天那！他们把一个婚礼变成了黑手党人的舞台了。这些人的脑筋，恐怕连烧烤这样简单的事都做不好。”

安迪傻笑了一声。温菲尔德看得出，他和米西间还有着第三根线相互牵扯着。他们是情人，可卡因瘾君子，但这些还不够。他们都很讨厌这个西西里家族，甚至可以说是恨之入骨，这一点从她母亲藐视一切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虽说这样，她母亲长得很美，风度不凡。她的长相有些像凯瑟琳·赫本，瓜子脸，颧骨和下巴明显。

温菲尔德打开身边的车窗，想驱除安迪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子兰臭味儿。“妈妈，”她低声说道，“您似乎忘了我有一半是意大利血统。”

“我说的不是你。”米西微微笑了笑，但不太友好，“你是百分之百的意大利血统。”

安迪的笑容更加真诚。这一套他早就掌握了。“我的确喜欢那些个意大利冰淇淋。太好吃了，也不会让人发胖。”

米西漂亮的嘴角动了下，话到了嘴边又没说出来。过了一会儿，她突然雷霆大发：“离我女儿远点儿，安迪。听到没有？”

远处，几个身穿领班制服的大个子拦住每辆车，盘问车里的乘客以后才放行。在她母亲看来，这是典型的黑手党分子在耍威风，但温菲尔德心中更明白。

她能感觉到，就好像是有人告诉她一样，这里出事了。里奇家族聚会时，很少这么

兴师动众。如果他们真要聚会，也通常在斯蒂菲姑妈在长岛海峡那儿的海边别墅里举行。那儿即使发生意外也容易控制。

这儿确实出事了。她浑身每个毛孔都能感受到。无非是一起仇杀，使她的伊塔洛叔公放松了对父亲的严密监视。

可怜的父亲。伊塔洛说是把他看作合伙人，让他主管家族企业集团中最大的、赢利最多的那些合法公司。可是，查理一贯遵纪守法，就连违章停车的事都没有做过。他不是里奇家族中指挥“作战部队”的人。

她能深深地感到她血液里流着西西里人的遗传基因，但她明白，自己的父亲——尽管算个纯粹的意大利人——这种基因却越来越少。几十年来，他观察，谈话，工作和思考，就像东海岸主教统辖下的美国新教圣公会教徒，这些已经使他彻底脱离了土生土长的生活环境。她能强烈地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他摆脱了所属种族的传统特征，却又没有在另一个国土上扎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女人却在她父亲身上扎了根。她的那个民族是某个种族灭绝运动的屠杀对象。温菲尔德记得，佳尼特是半个霍皮族人。

可怜的爸爸。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仍在伊塔洛封给他的绰号下受苦受难。“教授”这个称号可不是奉承，也不是代表他博学多才或天资过人。伊塔洛恐怕想说查理像个古板、没精打采又难以相处的仆员。一个世纪前，里奇家族是西西里的王公贵族，查理的这个绰号是这个家族一百多年来的产物。当然，他们没有做过皇亲国戚，但伊塔洛自己表现得像一个放弃封号的皇室中人。在这种贵族家庭里，“教授”就是教女孩子们练钢琴的流动家教，或骑着悲伤的骡子，教男孩子们字母表的被免去圣职的牧师。他当然不是掌握“作战部队”指挥权的重要角色。

现在发生的事使这支“部队”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差点儿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但她没忘记，她母亲和她的宝贝情人没有必要知道这些。实际上，如果他们两位可以算作敌人的话，那么让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更有必要。

温菲尔德直盯着前方，心中乱成一团。突然，她看到一道闪电弧光几乎击中里奇兰大厦塔楼的铜顶，接着一声巨响，华尔街一带雷声轰鸣，她闻到一股铜的焦糊味儿。

大雨倾盆而下，雨点落在车顶上，像敲响的拨浪鼓。纽约城一下子似乎变得凉快起来。刚才还是满街的警车和消防车，一场大雨似乎使得一触即发的骚乱变得无声无息。温菲尔德面对赤裸裸的权力之争感到畏惧，她关上车窗，坐了回去，闭目养神。可怜的爸爸。

第三章

“让世界见鬼去吧。”温切·里奇说。

他的劳斯莱斯车在赛达大街上缓缓向前移动着，前面一辆豪华车在雨中被拦住盘问。虽然今天是自己的侄女出嫁，但他一直反对这么兴师动众。可是他的堂兄查理总能用金发碧眼的魅力骗取齐奥·伊塔洛的信赖。

“我要向全世界呐喊，我们也和所有人一样，温切。”

“让世界见鬼去吧，”温切回答道，“我可不需要到处搜查传单的警察，到处摄像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还有那些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滥杀无辜的暴徒。我喜欢过一种私人生活，你也一样，查理。”

温切比查理矮一英寸，但是是另一种西西里人的长相：橄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乌黑的眼睛，颧骨微微带有阿拉伯人特有的红色，像横着的刀刃。一双深邃的大眼睛从正面看让人感到害怕。

他有一个探戈舞蹈家的身材，躯干修长而精瘦，走起路来故意作出一副舞蹈演员的姿态。总之，他的风采来自他的混血血统。他稠密的黑色鬃发总保持在一英寸的长度，他几乎每天理一次发。

在多米尼克大街上的圣真纳罗教堂的后屋，他们一直对要不要举行公开婚礼争论不休。温切记得，打从孩提的时候，查理就满脑子传统的东西。很好，这是策略。但是查理已经超越了他的目标，温切感到他现在的做法整个儿与九十年代格格不入，在查理眼里，好像所有的商人，不管是不是享有特权，都能做到合法经商。

如果这几十年给世人带来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好人没好报，唯一要做的就是当赢家，温切暗暗想着。但是查理却偏要和正处在顶峰时期的这个国际组织唱对台戏，而他的那个混血儿女人在他耳边鼓吹生态学。

这时，罗尔斯车在倾盆大雨中向西缓缓移动，他已经看到了陆续到达的豪华车，客人们撑着雨伞纷纷下车。温切做了个鬼脸，好像刚吻了一个满嘴烟气熏天的女人。

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一个老烟枪，但这不是她被逐出家门的原因。他的第二个妻子勒诺学得乖巧了些，她从不抽烟。此时，她正坐在他身边，身穿时髦的花园宴会礼服，头戴一顶车轮状的帽子。

换一个女人上床，温切觉得这有利于他的健康，女人无论怎么难缠他都能对付，就是抽烟不成。温切很爱干净，对身上穿的，嘴里吃的，非常挑剔。他像猫一样，对自己不喜欢的口味会断然摒弃。

温切暗自笑了笑。勒诺看了他一眼。“查理特别害怕世人对我们的看法，”温切对她